

新大运河散文

运河陶声

张国中



张国中，南充人，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华文学》等国内外200余家报刊发表散文近千篇，出版散文集《永远的向日葵》等。

适逢夏至，携友访张陶窑。窑是古窑，却没有想象中的熊熊烟火、人声鼎沸；窑是名窑，却仅是一处小院，数间红砖瓦房，局部两层，皆为新建。窑坐落于大运河畔，远离村庄喧嚣，林深闻鸟鸣，运水拍岸声，确是优雅静美处。初见便喜欢，笑曰：此处宜读书、品茗、对弈，甚至思念、发呆。众友皆笑我痴。

一场适宜的小雨，突然降临，打

在场

雾在炊烟处

郭之雨

霜，降过第一场，会一场接着一场地降。经过霜冻的原野，清晨起来多雾，可那雾也是寒雾了，冷冰冰的，全没了温情，像是吵过架的恋人。

雾总是悄悄出现，从草棵、荆棘、沟渠、坑塘、瓦砾的缝隙，以及老井井壁的青苔上长出来。时而稠密，时而舒朗，时而凝聚不动，丝丝缕缕，缥缥缈缈，一副婀娜娇俏的模样，渐渐变成团团块块，成堆成垛，等雾长大了，雾被雾推着走，慢慢地，雾便有了气势和脾气，舞动起宽袍长袖，把大地弄得朦朦胧胧。

今晨大雾，三米之内很难清晰，之外，更是一片雾海。

雾认识我，乖巧地打开身影，放我进去。

雾，如影随形。在我面前一截截变短，又在身后一截截增长，走了半天，似乎没动地方。忽然就觉得，我居住在一个大雾筑起的屋子里，并已经生活了许多年。

雾，不但可观、可品，而且还是通透的。走上乡间的小路，似乎有了一种滑行的感觉，不用放轻脚步，便可以听到树叶落地的声音，麦苗报团嬉笑的声音，还有被雾气滤过的鸟鸣，亦真亦幻，似在雾里，又似在雾外。

到了一片杨树林，极目尽是灰蒙蒙，树身纹丝不动，却又妖娆曼妙。生长在现实世界里，而高大的树冠扎根在梦幻里，它们接受万物重生的热闹与繁华，也能盛得下繁花褪去的寂寞和冰冷，偶有黄叶，翻涌着浪花落下来，卷着大树的记忆，诉说着与晨雾擦肩而过的故事。

雾虽然板着脸，但也不乏书画雅趣，妙手一抹再抹，卸了妆的山河，便是白天白了地。还有我，雾不记得把我胡须、眉毛，几度成霜成露了，只知道，我本无忧，满头墨汁一样的青丝，

行走

沧州行

劲草

沧州就在北京周边，距离不远，是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沧州的吴桥县又是世界闻名的杂技之乡，这么闻名的地方，怎么能被忽视呢？为了填补缺憾，我们一家开启了沧州之旅。

早上，我们自驾从北京德胜黄寺大街出发，上了京津高速，3个小时便到达了沧州。临近中午，我们入住维也纳酒店，居高放眼，满目皆是高楼，街道纵横，人行车流，这样规划有序的城市格局被冠以“美丽城市”名副其实。

随后，我们参观了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打卡园博园、游览清风楼、夜游南川古街，一系列活动下来大饱了眼福、口福。其中，最让人难忘的还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印象中，这个展示馆是我去过的展馆中最好的一个。展示馆以多种形式，演示和叙述着运河故事，有浮雕、有文字、有蜡像、有雕塑，更以声、光、电等现代技术，再现

湿我们的头发、衣衫，只感觉凉爽，心也惬意。不见主人，我们向屋后茂密树林中寻觅，果见窑主，他头戴太阳帽，身着黑色短袖衬衫、黄色短裤，于树林里散步，虽雨淋而不改从容之态。见我们遥遥张望，他便挥挥手，悠悠然回到院子，笑容可掬地礼让我们进屋。

窑主姓张名中正，是张陶窑陶瓷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9代传承人。明代洪武年间，张中正的祖先张本就在北京通州邵县从事制陶，粗陶粗瓷，主要服务于当地驻军和百姓。后来，张本之孙举家沿运河南下，至南充。惊奇于此处土质非常适宜制作砖瓦陶器，于是，当机立断，紧傍运河东岸立村，曰：窑厂村。至今已600余年历史。

中正把我们请进他的工作间。放眼四壁，博古架上、条案上，甚至地上，皆是大大小小的瓷器。或瓶或壶、或盘或碗，或方或圆，琳琅满目、色彩纷呈、精美不凡。见状，我们不禁加了十分的谨慎和小心，生怕一不留神，将这些精致的宝贝碰碎。也见到一部分泥质瓷坯，看似丑陋粗糙，但在主人的巧手下，很快变得精

如今因雾白頭。

我喜欢雾，是从喜欢炊烟开始。

炊烟，和我一起长大。炊烟，也是家庭一员。从啾呀学语到蹒跚学步，眼里只有土墙老屋和妈妈，以及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那烟，有时像棵黑色的杉树，徐徐长到天际里去了。有时像飘着天空的头发，散乱着，那时常幻想有一把大梳子。后来，我从老屋走向远方，烟，还在留守。

我和烟在故乡是老相好。

第一次看到雾，以为是烟。那时妈妈正在做饭，左手风箱右手柴，红彤彤的灶膛里，不时有“噼噼啪啪”的火星爆出。烟顺着烟道爬出去，但没有看到最初的样子。眼前都是白茫茫的，鲜鱼汤一样的稠，是瞬间失明？还是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坏掉？直到妈妈告诉我，这是雾，才知道雾比烟大，雾能把烟包裹起来，像我在妈妈的怀里。

雾和烟，像双胞胎，如水漫流，见缝就钻，靠河边的地方，雾气格外大，称之为河雾。河雾干净，清清凉凉、甜甜爽爽、仙气飘飘，忽然有风吹来，整个河槽像一条云雾翻腾的巨壑。

起了微微的风，很硬，竹笠般刺扎肌肤。这种冷冷的痛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太阳出来了。日初升，颜色金黄，如月轮巨大，雾气在田间浮动，像煮着的一颗鸡蛋。光是红红黄黄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浓稠的雾气便在这光线里慢慢稀释成薄纱，而后消失，我的发梢都湿了，滴着水，这是雾的宠爱。

田野揭去面纱，枯藤败草，铺满茫茫的锈黄。光亮的世界里，挂满珍珠，波光闪耀，那是雾的小眼睛，晶晶亮着，看我，也看世态炎凉。

雾散，远见炊烟起。炊烟升起的地方，妈妈在给我熬粥呢。

了千年运河的繁华和繁忙。尤其是以沿线人民生产生活的场景做成的蜡像、雕塑，更是栩栩如生。

华灯初上，古运河畔南川老街，满街金碧辉煌，一群身着汉服、载歌载舞的少女街游，或许就是老街每晚的开业仪式。街道两旁的美食屋一家挨一家，香气四溢……我们走走停停，不经意间，就随人潮来到了老街中心，这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古建筑——南川楼，飞檐翘角似仙宫琼阁，在霓虹灯照射下有些缥缈虚幻。

我们跟随游人有序排队登楼，在四楼廊檐居高远眺，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流光溢彩。街区规模很大，放眼望去，大运河流光的河道里，游船行进，如镜的水面上倒映着影影绰绰的游人身影。旁边有一条花船，上面飞出的歌声绵延回荡。

走出南川老街，夜已深，我想，我们还会再来美丽的沧州。

美绝伦，像一只只丑小鸭，摇身一变，成为傲人的白天鹅。所见瓷器，皆为孤品，都是“唯一”。

中正介绍，张陶窑老址，是从这里往南两千米处，也是乾隆皇帝南巡时，遣人拜谒位于南充黄家洼村的西周大将军尹吉甫墓时，所登陆的大运河古码头。乾隆饶有兴致地视察了张陶窑。他听说张陶窑曾为皇家专门制作24公斤的贡砖，颇为赞许。张陶窑后面的树林里，就塑有乾隆皇帝铜像，大概是为纪念当时之事吧。

我对瓷器始终怀有一种神秘感。各种瓷器在生活中司空见惯，也曾观赏过古代官窑的珍贵藏品。每一个朝代的瓷器，都透着一缕时代的气息，在瓷器上所精心绘制的人物、山水、花卉中，能感受到强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文明景观，也是国家兴盛的象征。而张陶窑的瓷器，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技艺，因此成为大运河文化的一部分。

望着眼前中正制作的各种瓷器，我仿佛穿透600多年历史的尘土与岁月的迷雾，看到每一件瓷器闪烁出迷人的光彩与神秘的魅力。张陶窑从最初的青砖粗陶，由实用器到观赏器，经历了一代代美丽蜕变，特别是到了中正一代，技艺大大提高，登上了一个新高度。从陶釉结合到青花绘制，再到独门技艺高温窑变釉大写意手绘瓷器，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中正用高温窑变釉制作的各种瓷器，色彩浓烈奔放，用大红、大绿、大黄几个主色块的堆积和叠加，来展示他的艺术追求，的确需要胆识和高超的技艺。制作出来的瓷器，给人一种炸裂般的视觉冲击。说起来，中正在绘画上是科班出身，毕业于沧州师院美术系。正是这种扎实的功底，加之他不断地求真、求变的艺术感悟，使他由按部就班的公务员、到张扬个性的书画家，最终走上继承家传制陶制瓷技艺、弘扬大运河文化之路。

为了提高制瓷技艺，中正近年专门赴景德镇学习，并在那里成立了工作室，景德镇、沧州两边跑。他制瓷技艺大大提高，他的制瓷作品《大福祿图》《石榴图》获得全国茶器陶艺作品展创新奖，并荣获国家一级美术师的称号。

中正的瓷器作品，所表现的内容都是身边最普通的事物，或水果，或花卉，或几缕兰草，或寥寥几笔山水、人物，皆为大写意，似像非像，给人许多遐想妙想，让人感受到的是风云变幻、气象万千、心随景移、情随景生，可谓简约而不简单。将最普通的物事搬到瓷器上，化普通为神奇，便成了高雅的艺术品。在与色彩的视感中，也会生出些许亲切与愉悦。这就是创造的智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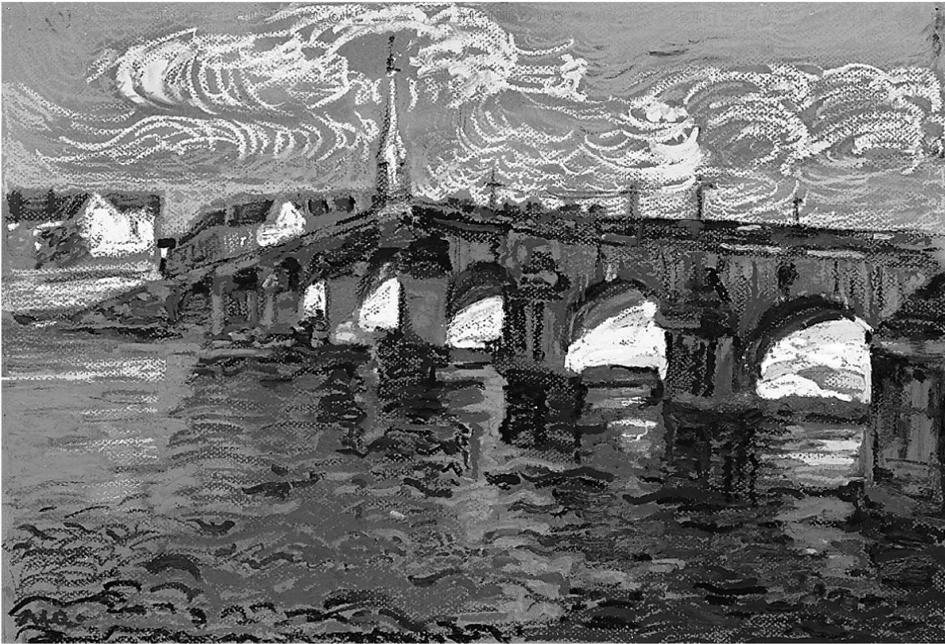
不知什么时候，屋外的雨悄悄地停了。只有雨滴还表示着对大地的几

分恋恋不舍，有一搭没一搭地落着。中正带路，我们踏着林中铺就的水石板路，远远看到有几顶遮阳篷，被雨水压得摊在了地上。中正说，篷刚放在这里时，很快就没了，再放，再没。这样，终于没人再拿了。

我们徘徊在乾隆塑像前，遥想当年张陶窑是如何迎接圣驾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帝的塑像却是按演员的形象制作的。我说，这是败笔。乾隆帝的画像应该很容易找到，制作者可能是个追星族吧，这就失去了塑像的意义。中正说，这确实是不该出现的败笔，已经考虑适时更换新的塑像。

越过乾隆塑像，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走，我想亲近一下古老的大运河。运河水很丰沛，被两岸的树和草映得绿油油。潺潺流水声，伴着湿漉漉的鸟鸣，不时涌进我的耳鼓。暗忖张陶窑的位置真好，占尽天时地利，更重要的是张陶窑人，有了这大运河的日夜陪伴，有了这些茂密的树林，以及树下种植的艾草，必将灵感迭现，制作出更好的张陶窑瓷器。

我仿佛听到了陶土在火中灼烧的声音，那是张陶窑非遗传承人张中正与大地、火焰的对话吗？是他用心血与智慧演奏出的传承与创新的交响曲吗？我暗暗期待下次再访张陶窑，因为每次与张陶窑的邂逅，都会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桥（粉彩画） 马良芬 作

人间

同学高文通

田松林

接到高文通寄来的近两年发表的新作，厚厚一摞，大都写大运河，我十分感动。10多年内，我已收到高文通的6本文学作品集了，从内心敬佩我这位勤奋而执着的师弟。我与高文通是同学，都是从教师队伍中选拔到师专进修的。我们都教语文，就分到了一个班。

他听说我也爱好文学，刚刚认识，就拿着一首诗歌让我看，并说：“这首小诗是在梦里得到的。”这，我并不奇怪，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一下，更加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一个人，如果对某种事物爱好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思想上幻化出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那就是“诗”。读完他的诗，我头脑里立即闪现出一个美好形象。

为了学习交流，学校要求学员以县为单位各办一期黑板报。第一期由东光来办。东光是一个文化大县，人才济济，文化底蕴深厚。第一期办得非常漂亮，得到了学校和全体学员好评。第二期由黄骅来办。当时，黄骅来进修的只有两位语文老师，我与郭殿云。对于办黑板报我们感到很难，但是难也得办，也不想落后。办黑板报就给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与郭殿云只能挑灯夜战。转眼到了夜间12点，我与郭殿云正煞费苦心地研究着，高文通来了，说：“怕你们忙不过来，我来搭把手。”说是搭把手，其实是精心策划。我们很吃惊，问：“咱这是搞竞赛呀！你怎么来为我们出力？”

高文通笑了：“竞赛是为了交流经验、共同提高，不是谁压倒谁！”两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干，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评比的时候，黄骅与东光并列第一。从此，我与高文通就成了好朋友，成了互诉肺腑

的挚友。

后来，我们离开学校从了政，来往更加密切。高文通说：“我们走下三尺讲台，登上了社会大讲台，服务的对象变了，但，千变万变，当教师的育人初心不能变。”一句话，说出了为人的真谛。人生目标就是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立功是我们的向往，立言是我们的职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当老师，首先就是要把做人的道理教给学生。文化名人曾仕强说：“人生下来，主要任务，就是不断修正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君子。在这条人生之路上，有的人明白，有的人则不明白，就需要人去引领、去教育。而老师，就是要把引领、教育的任务担当起来。”

人，绝大多数的时光是在社会上度过的，每一步都需要端正方向。当老师要立言，用自己的“立言”去引领群众，这便是我与高文通立志文学创作的渊源。我主要是写小说，立足本土，挖掘发现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有意义的人和事，使之成为一种人们共识的典范，在广大人群中发扬光大；高文通则是多面手，小说、散文、诗歌都写。发现好人好事，适合哪种体裁，就用哪种体裁，自由选择，得心应手。

高文通的文风是朴素的、真诚的、老实的、大众的。读他的文章，就像听他在说话，没有渲染，没有夸张，实话实说，娓娓道来，把最想说的说出来，把道理告诉大家。他说，写文章不是想显示自己，不是争强好胜，更不是为了挣稿费。应尽量把文章写实、写短。应向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学习。曾巩的文章实在、短小。曾巩曾写过

一篇《越州赵公救灾记》，没写灾情如何惨重，没有写赵公如何英明，也没有写灾民如何感恩，只是把救灾的方法，救灾的效益写了出来。曾巩知道，灾情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把人们最想知道的写出来，就足够了。这样的文章初读也许觉得枯燥，不生动不华丽，但读者却得到了福报。朱熹评价曾巩说：“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高文通就是这样一位秉承如此文风的作家。

高文通说：“我写小说是在‘一读三求’中进行的。‘一读’即读书，‘三求’即求实、求短、求新。”求实是写真实的，社会上真正存在的、普遍的现象；求短，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就会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物形象；求新，这是另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也是从求实中来的。从另一个角度写老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给世人以启迪。

高文通的散文是用情写的，无情便无文章。人们都说，文学是人学，人学也是情学。有情的文章就有血有肉，无情的文章则是僵尸。在高文通的几本散文集里，篇篇都是对情的抒发。他感恩老师、感恩同学、感恩大自然、感恩耕牛、感恩雨，甚至感恩美食，他写的一切，都从情出发，所以篇篇感到亲切。

高文通年至耄耋，笔耕不辍，始终是一位老师的本心，在立功立言。我的家训中有一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简单、霸气，但在辈辈讲、天天讲的传承中，却有利于树立优良家风。高文通的文学作品，通俗、实在，看似一般，如果世人都能照文通的立言去做，就能成就良好的社会风气。

汉诗

大河（外一首）

祝相宽

父亲指着满槽的河水说
不会水就对不起这条大运河

我和父亲站在摆渡上
看汹涌的河水从远方涌来
一浪追着一浪
拍打少年的心窝

父亲教我凫水
教我如何对付急流和漩涡
那时，我能从容地在大河里游泳
游一个来回，如履平地
再大的风浪，也不退缩

如今，我早已退休
回首过往，世事如水
总想告诉过世的父亲
我平安渡过了一条条大河小河

父亲，我正坐在河岸上想你
此刻，晚霞如暮，流水如歌

小时候

人老了，总愿说起小时候
说起来那么兴奋那么动情
小时候的老家小时候的人
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风

小时候的恶作剧都是笑谈
小时候抓瓜偷枣都是本领
小时候追过的船队在夕阳里走远
小时候放飞的红嘴鸟不见了踪影

小时候没割完的野草
已经长到今天的地里
小时候听来的聊斋故事
偶尔还能撞见某些身影

土坷垃做的城堡早已坍塌
打过仗的对手成了弟兄
戴过草编戒指的女孩
正把当年的秘密讲给我听

人老了，总愿说起小时候
好像说一回，就年轻一回
好像那是一条回家的路
走了多年，还想再走一程

运河之美

宋平

这个秋天，运河之美
是沧曲桥霓虹倒映出来的
最动人的色彩，是南川
老街的繁华，一定是你深爱过的
诱惑，少男少女的祈祷
为游船划桨，落满星辰的水面
染红的花香做了个好梦

一颗流星，与静水和解
两千余里涟漪，开成鲜活的桂花
垂柳，摇曳着温柔
欣欣向荣的格桑花，婉约如诗
停留在指尖上的花瓣，悄然
打开，漩涡里撕裂的泪痕
满河星辰，就有了来路和去处

水流中的孤独，带不走烟静
飘零，保持了足够尊严

秋天不曾忧伤

韩士伟

小院里
山楂红了
一团团烈焰升腾
苹果熟了
一串串灯笼摇曳
桂花开了
香郁散落满院
携把清风
飘往我凝视的远方
且将相思赋予这秋天
幽幽的红
幽幽的盼

我喜欢秋天
胜过其他季节
风吹过大地
落叶走进我的诗间
一片片，一篇篇
道出我少年轻狂的梦想
诉说我中年浴火的淬炼
记下我六十年来，不敢蹉跎的每
天
世事艰难，而我
愈发坚毅刚健

秋天不曾忧伤
只看那云高气爽
庆幸我出生在这个季节
拥抱着一场收获
守望下一场繁华